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特别报道

他们守护边关“花季”

又到开学季,维吾尔族小姑娘麦迪娜背上新书包上学了。新书也是武警哥哥送来的,更令她高兴的是见到了思念已久的兵哥哥们。

去年,武警官兵搬进几十公里外的新营区。那个生日,这个刚满9岁的小姑娘伤心了。她给兵哥哥们写了33封信,信上画着的一朵朵花似是诉说着灼灼话语——“哥哥,我们一家人都想你们了。”

——编者



麦迪娜(左)与苏忠永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老马识途

本期观察 段青

所谓“老马识途”,说的就是“大黄”这样的马吧。

“大黄”2002年入伍,是连队经历2010年玉树特大地震后,军马队伍中为数不多的“幸存者”。它反应灵敏、体格健壮,不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执行任务,都表现突出。

提起“大黄”,军马医罗继龙有说不完的故事。让他印象最深的,当属“大黄”认路的事儿。

那年5月底,驻训点上的草原刚刚泛绿。罗继龙像往常一样,晚上10点多出发,随勤务班一起去放夜马。这是一项辛苦活儿,为让军马吃到草原上新鲜的夜草,放马的官兵往往晚上10点出发,第二天清晨六七点才能回来。

那天凌晨,天气突变。先是刮风下雨,接着是大雪纷飞。驻训点海拔4000多米,变天本是常有的事,可在初夏时节下暴雪,罗继龙和同行的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见。

雪越下越大,不一会儿,整个草原已是白茫茫一片。大家的第一反应是——收拢马匹尽快回营。可回营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……漆黑的草原茫茫无边,下雪起雾,能见度不足30米。

寒风刺骨骨髓,他们走了很久也没走出去几里路。有位年轻战士已经被冻得体力不支,在马上东摇西晃。罗继龙立刻让班长上马,坐在年轻战士背后保护他,同时贴紧身子给他取暖。马群也在这天昏地暗中乱了方向……罗继龙担心跑马、丢马,更着急了。

马匹四散,紧急关头,作为“头马”的“大黄”一声嘶鸣,马群渐渐聚拢回来。待收拢好马群后,“大黄”继续迈开沉稳步子,带着马群一路前行……

在这样一个风动雪大的夜晚,“大黄”带领官兵和军马冲出重重困境,一个不落地走出茫茫雪原。

后来,“大黄”因年老体衰服役期满,即将面临退役。作为连队的“功臣”老马,按照规定,它将被送往沿海城市的公园“养老”度过余生。

也许是曾经送走太多朝夕相处的亲密“战友”,“大黄”仿佛也有预感:这一次走的该是自己。

那年退伍季前夕,每当战士进马厩喂马、饮马时,它都会深情地往战士们的怀中蹭,轻轻咬住战士们的衣角,泪眼盈盈。似是告别,似是挽留。

退伍仪式当天,“大黄”身披大红花,被官兵依依不舍地送上“大厢板”。汽车还未启动,官兵早已泪流满面。

发动机轰鸣声起,“大黄”也嘶力竭地发出哀鸣,响彻云霄……汽车渐行渐远,大家在被泪水模糊的视线中,送走了连队资历最老的军马。

送走退伍的战士和军马,营区里一片沉寂。罗继龙平日里和“大黄”的感情最深,纵使心中有千般不舍,他还是红着眼圈尽力安慰大家:“‘大黄’这是‘退休’了,要去厦门疗养,不用再在高原上吃苦受累……”

数日过去了,营区早已恢复往日的宁静,难觅离愁别绪。直到一天午休时间,院子角落里传来熟悉的马蹄声……

“‘大黄’回来了!”营门口的哨兵激动地大喊。大家被叫醒后一阵兴奋,一起跑到连队门口,果然,一个熟悉的身影朝连队飞奔而来。

刚踏进连门,“大黄”跪坐在地上。它被大家簇拥着,像个委屈的孩子,眼泪簌簌流个不停。战士们注意到,它毛色暗淡,四肢沾满尘土,后腿处还有血痕。

官兵们感到不可思议,打电话询问运输马匹的司机,司机告诉他们,车子开到距离连队150公里的清水河一带休息时,“大黄”还在车上,再后来就看不见了……他们一直派人寻找。

谁也不知道车子开了这么远,离开草原的“大黄”是怎么自己跑回营的。但这匹近30岁的老马,还是不愿伤病,克服重重困难“回家”了……

也许,在“大黄”的眼中,连队是闪烁光亮的地方,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不论在熟悉的草原还是在陌生的路上,它都可以朝着这道光芒一路飞奔而来。

那以后,“大黄”留在了连队,再也没有离开。它的晚年仍在风雪高原度过,而“战友”们时时刻刻的陪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,一直都在……

“大黄”几年前去世,走的时候很安详,像是睡着了一样,大家把它埋在草原上、距离训练场不远的地方。

这匹识途的老马,再也不会离开家了。它将自己的生命,连同忠诚,永远地嵌入了这片深爱的雪原……

花开的时候,我就去看你

本报记者 卫雨桦 通讯员 邓治强 汪泽仁

八春的约定

9月2日,小麦迪娜迎来开学的日子。今年该上三年级的她,完全没有对暑假即将结束的留恋,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背着“兵哥哥”送她的新书去学校。

麦迪娜口中的“哥哥”,是新疆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十二中队的武警官兵。1984年中队来到伊宁市巴彦岱镇,营区和麦迪娜的家仅一墙之隔。

麦迪娜从蹒跚学步到上学读书期间,中队官兵陪伴和见证了小女孩成长的一点一滴。

过去,麦迪娜都是听着兵哥哥们的呼号声醒来,“一二三四”的口号声在每天清晨准时响起,她上学从来没有迟到过。今年初,中队突然搬到几十公里外的可克达拉市,麦迪娜伤心了很久。

前几天,中队官兵送来学习用具,她开心极了,兴奋地抱着许久不见的兵哥哥们。往年麦迪娜开学前,中队都会给她送去崭新的文具和课外书。今年,中队搬进新营区,她担心兵哥哥们不会来了。

“等花开的时候,你们一定要来看我啊。”战士们临走,麦迪娜喊出了这句话。同样的一句话,上一次是写在她寄给中队官兵的信里。

春分时节,微风柔和舒缓,麦迪娜生日那天,收到中队托人从可克达拉市送来的蛋糕和礼物。从她出生以来,每年的这一天,武警哥哥们都会在她身边。但因为营区搬迁,今年武警哥哥们第一次缺席了。那天夜里,这个刚满9岁的小姑娘写了整整一夜的信。

第二天,一辆线路车司机敲开中队的大门,中队指导员苏忠永接过司机递给他的大信封,里面装着麦迪娜写给每一位官兵的信。33封花花绿绿的信件堆满桌子,苏忠永找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封。信封上写着“子到烟(注:指导员)哥哥”几个字……

麦迪娜上的双语学校,现在已经可以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,但还带有当地语音,文字书写也才刚刚开始学习。

苏忠永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,里面的一张纸上画满“星星”“太阳”等图案,还有一根“棒棒糖”。纸的背面,麦迪娜用稚嫩的语气,叮嘱他按时吃饭,让兵哥哥们少抽烟等等。

33封不重样的信件递到中队官兵手中,令人心生温暖。

2、花开的声音

薛兵是麦迪娜最熟悉的哥哥,之前他每周都会到卡德尔大叔家,主动承担起照顾大叔一家的任务。他是麦迪娜的课外辅导老师,麦迪娜的普通话也是在和薛兵的相处中渐渐进步的。

图①:开学了,卡德尔大叔目送外孙女麦迪娜去上学,小麦迪娜开心地招手——这一天,“兵哥哥”苏忠永亲自送她;图②:卡德尔与麦迪娜一起读兵哥哥们写来的信,脸上难掩笑容;图③:许久不见兵哥哥们,麦迪娜经常眺望远方的军营。



图④:手拿麦迪娜写来的信,武警官兵笑开了花。

汪泽仁摄



2012年冬天,薛兵从山水之城重庆一路向西到达祖国西北。刚入伍的他厌恶极了北疆干冷的天,想着此时重庆正是气候宜人的时节,家门口的小河水潺潺,他真有些后悔……

改变,在不知不觉中。通过几次到大叔家与大叔的接触,薛兵慢慢喜欢上了这里。

维吾尔族有句谚语:“好人走过的地方鲜花盛开。”薛兵喜欢这里的花,可由于新疆气候原因,一些花无法在这里生长,能生长的,花季也就那么几个月,尤其是冬天,更是难得看到有鲜花盛开。可大叔家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,这深深吸引了薛兵。周末休息的时候,在帮大叔做做家务的同时,他也跟大叔学习一些养花的技巧。

当你渐渐喜欢上一个人,也会不自觉地把他的一切当作家园来建来爱。一段时间,薛兵只要外出都会去大叔家看一看,帮他做一些零碎的家事,陪大叔说说话,院里看看花,屋里弹起都塔尔。

卡德尔大叔的都塔尔是一绝,他常常边弹奏都塔尔,边给薛兵讲30多年来中队跟大叔之间的故事。琴声悠扬动人,正如大叔跟武警战士之间的故事一样源远流长。回到营区,薛兵又将这些故事带回中队,讲给身边的战友听,引起了中队全体官兵的共鸣。

大叔年事已高,眼睛有时会看不清,中队一茬茬官兵在大叔需要的时候谁都愿意帮一把,大叔也跟年轻时一样,中队木工活需要大叔帮忙的时候,总是义不容辞,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帮助着。

扎根边疆的花就这样种在薛兵心底。一个重庆小伙子就这样在融入军营的同时,也融入了新疆的民俗风情。如今,薛兵喜欢吃着拌面就着蒜,吃着馕饼喝着奶茶,他还学会了跳地地道道的麦西来甫。

卡德尔大叔的院子里,齐整整地种满了玫瑰、菊花、大丽花和草莓。等过些日子,花苗大了就要将它们送到中队新营区。卡德尔大叔几次到新营区“探亲”,发现新营区绿化还没展开,于是就在自己的院子里为中队育苗。年近70岁的卡德尔大叔拆了建起几十年的葡萄架,精心培育一丛丛花卉。

3月初,薛兵收到麦迪娜写给自己的那封信,信里麦迪娜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看哥哥。

薛兵看到信,满眼都是卡德尔大叔院子里鲜花盛开的景象。然而,他收到了支队勤训轮换的通知,还没来得及看望小麦迪娜就赶走了支队教导队参加集训。手里拿着麦迪娜写的书信,薛兵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:“麦迪娜,花开的时候就来看你!”

3、守护花季

今年初,中队因为任务离开了巴彦岱,30余年的老邻居忽然搬走,让卡德尔大叔一家有点不适应。大娘一闲下来就要去翻翻相册里和战士们的合影,翻看着看着就落下泪来。而大叔每天都要在屋顶站一会儿,朝着老营区方向静静看着。空荡荡的院子里,官兵们训练的木马还在那里——那是卡德尔大叔年轻时为官兵们做的……

30多年来,中队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,可这段感情根深蒂固,从未发生过变化。部队组建初期,卡德尔大叔正值壮年,那时营区没有围墙,大叔家跟中队营区中间只隔一块菜地。开春,大叔施肥育苗,中队松土种菜,跟一家人一样生活着。后来营区正规化,围墙挨着大叔家的院子,大叔家有什么事,中队官兵找大叔吆喝一声对方都能听到。

2016年,中队得知卡德尔大叔正为盖新房筹钱的事发愁,一边帮大叔到村委会申请富民安居房补助,一边上报支队为卡德尔大叔申请帮助。很快,支队党委决定资助大叔修建新房……如今,大叔搬进两层小楼,可紧挨着小楼的3间土坯房,大叔怎么也舍不得拆。这3间房子是30多年前,大叔刚搬到巴彦岱时官兵帮他修建的。

30余年,卡德尔大叔跟中队官兵的故事在驻地成为美谈,中队党支部也2次被武警总部党委、6次被兵团总队党委表彰为先进党支部。

指导员苏忠永从上一任指导员手中接过中队支部书记的接力棒时,就牢记老指导员照顾好老邻居的嘱托,大叔年事已高,中队每逢周末总会派战士去大叔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麦迪娜的33封信到了中队官兵的手上,当天苏忠永就组织全体官兵给她回信。这次回信,指导员苏忠永全文用维吾尔族语回复:

你好,我是指导员叔叔,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指导员哥哥。

我收到你的信了,非常感谢你能写信给哥哥!人们常说军人是最可爱的人,可是在我们看来,你才是最可爱的人!大叔已与中队做了30多年的邻居,中队许多武警哥哥也从你还在蹒跚学步时便认识了你,不觉间你已上学,可以写信为武警哥哥们送来祝福。愿你每天都似祖国的朝阳一样,阳光,快乐,充满笑容!

岁月静好由武警哥哥们来守护,愿你在欢声笑语中慢慢长大!送你一句哥哥最喜欢的话:只要站起来次数比倒下去的次数多一次,就是成功!祝你学习进步,每天开心,常和外公来中队做客,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!

指导员哥哥:苏忠永 2019年3月24日

边关地理志



这是巡逻途中,官兵用手机拍摄的杜鹃花林。照片由作者提供

西藏日东哨所官兵巡逻途中的美丽“邂逅”——

等到来年索玛花开

周训东 何勇

盛夏,是西藏军区日东哨所的巡逻季,也是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。早就听老兵们说巡逻途中有一片杜鹃花林,一直期待着参与徒步巡逻,与那片杜鹃花林来个“邂逅”。

那天,当听到可以参与巡逻的消息,我高兴极了,早早收拾好行囊。一阵急促的哨音,巡逻分队迅速集结,在蒙蒙雾的清晨出发了。

从哨所出发,是一段120多公里的巡逻路程,而杜鹃花林就在第一天巡逻的终点。

想要看到这片美景,绝非易事。巡逻分队每人负重几十公斤,跋涉在密林沼泽、行走在山间崖壁、趟过溪流冰河,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因为要赶在天黑前在某地宿营,我们必须急速进军。汗水伴着疲惫,但我们不想停下脚步。

就在疲惫不堪时,大家一抬头,看见了那片杜鹃花林。红的,白的,粉的杜鹃花,从山脚到山顶依次绽放,绵延山野,惊艳了巡逻分队每一个人。在远的故乡——云南,大家管杜鹃花叫“索玛花”。

花林美若仙境,如梦如幻。

一时间,战友们忘记了疲劳,向着杜鹃花林奔去。“回看桃李都无色,映得芙蓉不是花。”一朵朵杜鹃花开得繁茂娇美,迸发勃勃生机,官兵们望着花海,花容也映入心里,令人沉醉。

当晚,我们的宿营点就选在杜鹃花林旁边。是夜,杜鹃花淡淡花香飘来,我的思绪飞到了远方——其实,从小时候起,我就有着“杜鹃情结”。在我的故乡——云南,大家管杜鹃花叫“索玛花”。

家乡的“百里杜鹃”出名,可直到入伍,我还没有实现一家人观赏杜鹃的愿望。眼前这小小的杜鹃花林,比不上家乡的“百里杜鹃”,可在高原上看到家乡才有的景致,足以让我的内心荡起温暖,仿佛身在梦中——此刻,亲爱的爸爸妈妈,你们可曾安然入睡?而我,正期待着家人团圆的时刻……

第二天,同杜鹃花林道别后,我们再一次出发了。此刻,蜿蜒的小路两旁,低矮茂密的杜鹃树蜷缩着叶子,那些叶片下藏着的花骨朵儿,说不定正等着太阳出来的一瞬间,绽放一簇艳丽。

远去的巡逻分队与杜鹃花林相映着,那一身身迷彩绿就像山间草木一般,守护着这片圣洁土地上绽放的索玛花。等到来年索玛花开,我一定会遵守在祖国边防线上,用脚步丈量祖国河山。这是花开的声音,也是兵的心声。

版式设计:梁晨